

克里斯汀·迪奥

D Christian
Dio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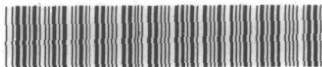
◎ 玛丽-法兰西·波希娜 著



1

1200005583

福州大学
图书馆基座



1200005583

克里斯汀·迪奥

玛丽-法兰西·波希娜 著
张显奎 译

582.65.7
054



Christian Dior

The Man Who Made The World Look New

海南出版社

Dior
by Marie-France Pochna

Copyright © 1997 by Marie-France Pochna

中文简体字版权©1998 海南出版社

本书由 Flammarion 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30-1998-37 号

克里斯汀·迪奥

张显奎 译

责任编辑:苏 斌

※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三环出版社

(570105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1.25 插页:32

字数:244 千字 印数:10000 册

书号:ISBN7-80564-677-5/K·32

定价:24.80 元

献给所有那些大器晚成的人
以及那位让我无法入睡的人！

时装是一种信念的表现。在一个毫无神秘可言、日常生活充斥着虚假和做作的时代，时装一直保持着它自己的神秘……人们从来没有如此热烈地谈论过它——这可能最好地证明了时装的魅力。

克里斯汀·迪奥

前 言

我与克里斯汀·迪奥第一次见面是在1947年9月，正值他的首次美国之行。当时，他来达拉斯接受奈曼·马库斯颁发的“时装界杰出贡献奖”。

在他从法国抵达美国时，我哥哥爱德华和妻子贝蒂正在纽约。他俩到码头去接他，并陪他到旅馆。当天晚上，爱德华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将于次日送他上飞机，继续前往达拉斯。

“你会发现他完全不同于你以前见到的任何一位法国服装设计师，”爱迪*在电话里告诉我，“他很腼腆，他更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时装。”他补充说，“好好款待他吧。”

时装界在大战期间沉寂了六年。之后，一位新的设计师崭露头角，这本身便是一大新闻。而他在1947年春季举行的首次服装展更具爆炸性，因其轮廓线条设计大胆，人称“新面貌”。

由于时装刊物对他那带革命性的设计进行了大量热情的报道，因此几个月后当那些衣服的样品，刚出现在商店时，赶时髦的女人们已在争先恐后地欲一睹风采，并踊跃购买。自从1925年可可·夏奈尔以其“假小子”风格震惊时装界以来，还

* 爱迪——爱德华的昵称。

没出现过这么激动人心的事情。

迪奥这个名字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得到认可的，一颗新星已经诞生！仍然保留着十九世纪腰带和直挺式外形的“新面貌”，是昔日时装的现代化再现。

迪奥因其大胆的设计而被报界誉为新的“时装沙皇”和“轮廓线之独尊者”。实际上，这位谦逊的人对自己所带来的影响感到有些意外。因为他与查理·卓别林相比，并没有更多的野心或抱负去行使权力或实行独裁，后者在《大独裁者》中扮演流浪汉时，是集大权于一身的人物。

迪奥是一位谦恭善良的人，他很关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中的美的事物。他在艺术、音乐、花草和服装方面的广泛兴趣，是他成为一位富于创造性的职业时装设计师的前提条件。他证明了奥斯卡·王尔德曾经说过的那句名言：“我的趣味是最简单的；我容易满足于最好的。”

这就是在那个炎热的下午从达拉斯走下飞机的那个人。让我感到宽慰的是，我不必使用我那蹩脚的法语，因为他听得懂英语，并且会说英语。

我们驾车离开机场时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们要经过达拉斯的一片漂亮地区，那儿住的全是富人名流。他却静静地说：“噢，不。我倒更愿意了解普通人的居住和生活情况。富人的生活在全世界都一个样。”

为了满足他的愿望，我们改变了路线。我们谈论当代的艺术、图书、绘画、烹调，还有酒——除时装外，什么都谈。他是如此地容易沟通，等我们到达旅馆时，我已经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惬意，就好像我已认识他多年似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由相知相识逐渐发展成朋友关系。在巴黎，在

乡下，在剧场，在博物馆，在午餐会上，在宴席上，我们很少提到时装。他那些服装销售员总是落落大方地提醒我们，购买小装饰品时要注意看说明或其他某些细微的购物要求，以便照顾到成套时装的搭配。但他从不强迫我买。

在这部传记里，我很高兴地注意到，玛丽-法兰西·波希娜没有忘记对迪奥时装店里那几位特别能干的职员们表示感谢。作为大企业界中的一位新手，迪奥时装店表现出了卓绝的技艺。

在那些职员中，我要特别提到以下名字：布列卡夫人，她负责成套时装的裁剪；雅克·鲁埃，他作为总经理兼财政主管，只负责在生意方面帮迪奥出谋划策，而从不介入艺术领域，他为迪奥的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；伊凡·米纳西安和艾利埃特·鲁克斯，他们俩都是非常杰出的时装推销员；罗杰·韦维尔，一位了不起的鞋类设计师；还有特德·曼托，他负责迪奥公司的毛皮裘衣，他使时装的两大特殊领域的地位得到了快速认可。迪奥本人以前从未领导过一家大型商业企业，而正是在马塞尔·布沙克的帮助下，他才得以云集一些卓越非凡的专业人员，他们全是自己专业领域内的星级人物。

迪奥在第一家全真复制的迪奥店开张前夕死于法国。这家复制店是为达拉斯的奈曼·马库斯的“法兰西半月刊”而设立的。

斯坦利·马库斯

1996年4月

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

序

我是怎么想起要写这本书的？事实上，我是通过旁门进入迪奥故事之中的。

那是1989年春天，我刚刚出版了意大利亿万富翁杰安尼·阿格内利的传记。那本书的外观引起较大的非议。一天，我的出版商送来一份协议书，它跟我以前收到的不一样：要我当“捉刀人”，为一位重要的法国商人写书。这主意对我有诱惑。首先，有关安排事宜将保密，而我喜爱的就是秘密。此外，该商人就是贝尔纳·阿诺特，一位在巴黎人人耳闻但无人真正知晓的人物。阿诺特引起新闻界轰动，是因为年仅40的他竟购买了迪奥公司，并接管了声名显赫的LVMH公司（Louis Vuitton-Moët Hennessy）。这当然意味着他正处于辉煌时期。然而，正如多数处于巅峰的人只是稍纵即逝一样，他也受到了批评界不太友善的对待。他得罪过不少人，一般舆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商业冒险者。阿诺特想写一本书，希望澄清一下风传自己在时装界获至暴利的那些扑朔迷离的东西。他也想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吸引进奢侈高雅的生活世界之中。他的两家主要公司——迪奥公司和LVMH公司——都包括多种业务，主要在三大领域：时装和香水，由迪奥、拉克罗瓦、纪凡希、肯

佐和塞琳娜等公司经营；行李托运，由LV经营；香槟酒和烈性酒，由MH经营。总公司净产值超过200亿美元，它的股票在巴黎交易所位居榜首。

初夏时节，我已同那位商人相视而坐了，于是我们开始工作。听他说话，真让人着迷，因为他像那些对未来保持头脑清醒的人一样，说得有条不紊，明白晓畅。但是，到夏末时，阿诺特突然宣布，他已放弃写一本书的想法。然而此时，我已被这项计划给抓住不放了。某种原因告诉我不能就此丢下。

那“某种原因”在几个月之后变得明朗起来。阿诺特给我讲的其中一桩事留在了我的心底，他为什么购买的是迪奥公司而不是其他某个公司？该公司的有关文件在他居住美国期间就已转交给他。他在新罗舍尔置办了房产。一天，他要买一条浴巾，便去了附近一家叫布卢名代尔的商店。“那儿的迪奥产品展突然让我思念起法国来，我面前的东西明显比其他展品要高雅些。它在我的记忆中占据突出位置。后来，只要我有机会买迪奥产品，我就会想起布卢名代尔商店，我毫不怀疑自己无意中受到了它的影响。”

一天晚上，我去于爵山谷城堡参加一个舞会，那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。主人把城堡出租给迪奥香水公司，用来庆祝他们最新产品“沙丘”牌香水的投产。那地方就像天堂，城堡在灯光下微微发亮，喷泉和花园交相辉映，让人觉得又回到了安德烈帝王时代，仿佛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皇家宴会。我又想起阿诺特在布卢名代尔商店看到“迪奥产品展”那件事。对我来说，这场舞会重又唤起了美丽和神秘，以及独具特色的法国高雅阶层的生活传统。而在我看来，“迪奥”这个名字比其他任何名字都更好地代表了那种传统。我第二天便开始了写作。通

向克里斯汀·迪奥的大门在我面前开着，我走进去，是为了寻求迪奥曾经用来创造“新面貌”的那种神奇的力量。

然而，我将怎样进行这项工作呢？我此前从未见过克里斯汀·迪奥，也不是一个时装行家。1987年在东北海港的一次会议上，我有幸遇见了作家玛格丽特·约森纳。她在谈话过程中对我说的一些话一直让我难以忘怀，至今仍在激励着我。她说，“书就像一把梯子；别人的思想就是台阶。”这话用来指这本《克里斯汀·迪奥》，一点不假。这书是无数次交谈（约好几百个小时吧）的结果。我还收集了大量轶闻趣事、个人叙述、回忆和评论，进行酝酿深思，最后才努力重新塑造出迪奥这个人。不过，这种重新塑造是一种集体的努力。事实上，克里斯汀·迪奥一直深深地活在那些认识他的人们的心目中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把落叶收集起来，然后再想像出那棵大树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。有些日子，我与演员让·马雷交谈，曾提起在乡下与玛琳娜·底特里希和让·科克托度过周日的事，我这样做是为了捕捉到迪奥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轻松愉快感。我和邓妮丝·提阿尔在她那间小寓所里呆了一整个下午。她独居，过着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。她因年老而显得皮肤干皱，但一谈起她一生中所收藏的那些珍宝——朋友们的照片、信件、速写等，她马上变得容光焕发。那个下午给我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，那是艺术家、制片商……还有时装设计师很容易脱颖而出的时代，不需要真正为钱而操心（不像今天，钱支配着我们）。我当时还意识到，即便迪奥处于连饭都吃不饱的时期，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穷愁潦倒的人。有一次采访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，因为有些人情愿把“他们的”迪奥永远留存在自己的心底。这使我不得不去找作家艾德蒙德·夏尔-鲁克斯。她的单身小公寓位于塞

纳河左岸一幢房子里的一段雅致的楼梯的顶端，布置得很生动形象，就像回到了旧时代，使人很容易想像出当年的龚古尔兄弟出名前的下榻处。夏尔-鲁克斯夫人对时装风格谈论很绝妙，她对迪奥的过于繁琐、侧重官能感受的风格与夏奈尔的最简单派艺术风格进行比较，并指出前者（资产阶级）使用的是右翼方法，而后者（孤儿）采取的是左翼态度。我入迷地听着这种谈论方式，其中你可以发现时装与政治的潜在关系。在里兹饭店酒吧，我与叼着大烟斗、说话声音粗哑的阿特·布奇沃德喝上一杯，就好像是从50年代的巴黎吹来的一阵清风，你只需付两杯香槟的价钱，便可找到迅速恢复青春的最好办法。这样的特别时刻，我还可以继续列举很多。有些很有趣味，有些只是一堆杂乱的回忆，其中某些地方也会藏着一两颗珍珠。总之，每次都有一鳞半爪的收获，展现新的前景，就像玩单人纸牌戏时的一张刚刚翻出的新牌。我还及时地见到了那些曾在工作上与迪奥关系密切的人：记忆不错的雅克·鲁埃，他曾为迪奥经商，后来又继续干了30年；还有负责办理许可证的埃尔韦·佩里埃。他俩的说法与其他那些和迪奥有关系的人对我所说的是一致的。他们都把与迪奥相处的那一时期看作是自己生活中最了不起的经历。此书当然也要大大归功于迪奥的艺术方面的继承者：弗雷得里克·卡斯特、马克·博汉，还有今天仍在创造成套时装的杰安弗朗哥·费雷。另外，当然还有迪奥本人。他一定早就知道，将来某一天有人会对他的生平和时代感到好奇，会把迪奥之谜拼接起来，然后追寻他的足迹。

迪奥是个细心的人，他决不可能允许后人对克里斯汀·迪奥本人妄加推测。正是基于这一理由，他才提供一些关键的证据。他的自传《我与克里斯汀·迪奥》是在他死之前几个月才

写成的，好像他知道马上将发生什么似的。这本自传自始至终是我的向导，使我知道他喜爱谜语、卜星术和幸运咒语。他甚至给自己的服装取了这样一些名字：“填字谜”、“有耐心”、“竞猜游戏”，或“捉迷藏”等。所以，发现他自传里有几处这样的小把戏，我并不觉得吃惊。我同样不觉得吃惊的是，里面有一系列线索最终帮我打开了几扇门，包括通向他童年生活的那扇最重要的门。那条引路之线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很明显，但一旦我写完之后，它就变得清晰透明起来。况且，迪奥本人也曾回过头去重走那一段路。可以说，迫于生活情况，他不得不经常回头看看，以便找到前方的路。这就是他那充满创造力的过去如何失而复得的过程，在中断一段时间后，最终又在本书中获得了力量。

本书中的这位迪奥并不像出现在时装杂志中的那位迪奥。在这个故事里，这个人在早年好像与时装设计没多大关系，他从未想到过会选择时装设计作为自己的职业。迪奥迅速非凡的成功使他去了美国，那儿会庆祝和推崇他的成就，并给他带来国际性的成功。时装可以在伦敦、巴黎或米兰被创造，但要在纽约才能被发现、被推崇。大体上说，美国为克里斯汀·迪奥所做的事，有如法国为伍迪·艾伦、梅尔西·卡宁汉姆和鲍伯·威尔逊所做的事。正如塞西尔·毕顿在其大作《一个高雅的世纪与生活的艺术》中所写的，“我们都是法国人。”他这样说是指我们大家对各种形式的美、尤其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美的关注。本着这一精神，我们可以说，克里斯汀·迪奥既属于他的祖国，也属于美国。

玛丽-法兰西·波希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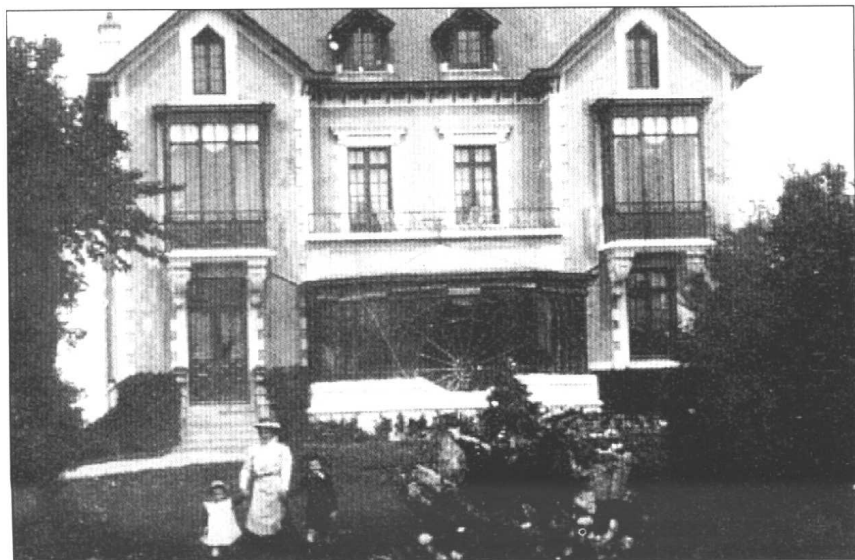


克里斯汀·迪奥的父亲、母亲及他本人。早年的迪奥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乖小子。



上：一家人在格兰维尔。从左至右：克里斯汀、雅克琳、贝尔纳、雷蒙；最小的凯瑟琳坐在迪奥先生和夫人中间。

下：童年时代的家庭对他后来的生活及风格都有影响。在这张摄于1907年的照片上，两岁的克里斯汀·迪奥正和他的母亲及哥哥在那座被称作“罗盘方位”的住房前。





上：这是他在诺瓦尔的最后一处居所，位于法国南方格拉斯镇附近。迪奥对这座房子进行了重大翻新改造，圆了他自己的建筑梦。他曾计划退休后住在这里，过上庄园主的生活。

下：迪奥在自己的住处自制佳酿，图中他正在用瓶接酒。





迪奥把时装变成了新闻。每一次新的时装展都会成为头版新闻。